



那个时候的确没那么像。但是现在,3年过去了,所有见过天赐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天送简直就是天赐的翻版。初平阳他们见了,后背直冒冷汗,像到了骨头里。接着他们惭愧,在蓝石头的脸上和眼神里看见景天赐的,只有福小,而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福小坐在电梯里。数独是做不下去了,晚报上今天的数独题很难,就算心平气和她也未必做得出来。看上去就那么几十个不起眼的小格子,要把数字不重样地摆对位置,让任何两个方向的数字总和都相同,难得要死。福小是数独高手,起码在物业公司的所有电梯工里没人玩得过她。电梯工都爱玩这个,一道题能把一个晚上都打发掉,还不觉得烦。资源也丰富,报纸订户喜欢让邮递员直接将报纸送到电梯里,下班时懒得开信箱,顺手就从电梯工的小桌上取走了;很多报纸后头都有数独题,随

入夜,窗外蛐蛐鸣叫。室内光线朦胧,一片静寂。舒莞屏唯恐扰其深思:对方大多数时间都在沉默,并未睡去。呼吸声稍稍变大,一会儿又变得低沉。“先生,您在听吗?”舒莞屏小心翼翼问道。没有回应。“那就听吧,无须回答。您只该好好将息,可事情紧迫,今夜必得叙谈。如有不周还望先生海涵。我保证说出的每一句都出自肺腑。这里不再复述先人与特使旧谊,也不必说我对南方总首的敬仰之情,只说对先生的由衷钦佩吧。我说是至危之时,您凭一己之力瓦解新军,力挽狂澜。每思至此,我即激动不已,对先生智勇无限仰慕。当得知先生陷入大营之后,日夜忧惧。先生,您是我平生认识的第二位革命党人。府上大人,也就是万玉大公和国师冷霖渡大人,得知消息也深为震惊,随即急传谍令。他们遣我日夜兼程,只为了护送先生前去沙堡岛。先生,想必您能体察府上的一片诚挚,如能顺利成行,将是河西之幸、半岛之幸!在下心切,一时难以尽言,还望先生体恤拳拳之心。”

言毕,无一丝声息,呼吸似乎中止。“先生在听吗?”“说下去吧。”舒莞屏的身体往前探去:“啊,先生,我送到了何处?是的,我说要尽快离开这里。在下别无他图,只求能与先生一起上路。”对方轻轻一咳,舒莞屏停下。“总教习大人,您说过,每一句话都出自肺腑。”“是的,先生每一点疑惑、每一声询问,我都会当即解答,知无不言。”“大人请躺卧吧。”这声音微弱且透着颤抖,吐出的每个字都十分费力。舒莞屏只得服从,躺下,听夜色里微弱而又倔强的声音:“既能如此交谈,实乃人生幸事。我已临近末途,时间紧迫,也

便做,反正人头都熟。

很多同事和朋友向福小请教数独的心得,福小说,没心得,就是直觉,然后就是让自己的思维跳起来:三级跳你们都知道,一跳,再跳,又跳,在头脑和眼睛里给数字留下开阔的变换空间,别让它们挤在一块儿打架。同事和朋友照此方法试验,回头苦着一张脸对她,数字跳不起来,脑子里的空间不够。福小说,那就没办法了。

她没说实话。在她头脑里三级跳的不是数字,而是地名和工作;虚拟的空间的确够大,但那空间不是为数字准备的,而是中国的版图,她因为流浪和谋生曾不得不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跳来跳去。从南京到杭州到九江到长沙到昆明到潮州到深圳到郑州到西安到石家庄到银川到成都到北京。她在数独的小格子里看见了一个个城市,她正在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的路上。助跑,起跳,腾空,落地;助跑,起跳,腾空,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很艰难,每一次都仿佛连根拔起,每一次也都成功地助跑、起跳、腾空、落地;吃了多少苦,忘了,时光流逝就到了今天。她做的是地理学式的数独,这其中包含了一条比数理更坚强和有效的逻辑。说实话也没用,他们没法理解。

709室的订户出长差,他的《京华晚报》已经在福小的桌子底下积了一摞,这段时间福小就盯着晚报做。让每一行的数字加起来都等于29,跟让每一行数字加起来等于92一样艰难。福小觉得自己在城市之间跑累了,助跑、起跳、腾空、落地的动作都开始变形,腿脚不听使唤,很像梦里跳起来悬在半空动不了,迟迟落不下

来。她揉揉眼,翻开报纸,看到初平阳的专栏,“我们这一代”,文章标题是:《到世界去》。

福小看了报纸眉头上的日期,今天是该有平阳的专栏了。和每次阅读初平阳的专栏一样,福小开始总要笑,她一直无法将憨厚腼腆的初平阳和他幽默清峻的文字对应起来,这个洒脱、侃侃而谈的人是初平阳吗?也和每次阅读一样,到最后她总要难过得沉下心来,想哭。她搞不清初平阳是如何在字里行间实现这样一种情感和思维的逆转。想笑,当然好;想哭,当然也好;以福小对文字和文学的理解,她确信初平阳写出来了好东西。所以每次读平阳的专栏,都像一次亲人的私密约会,她为平阳和自己骄傲;还因为这专栏的公之于世,而为平阳和自己生出浅浅的羞涩与难为情。有时候她也会想,这也许是弟弟天赐的声音,因为他们同年,生日只隔了7天,光屁股一起长到了天赐把手术刀片割向自己左手静脉的那一天。

铜钱、朱永久、裁缝林婆婆、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小狗阿尔巴尼亚,福小都认识,读这个专栏如同她走在花街上。初平阳说,他曾“和三个朋友去寻找一个女孩”,这“女孩”是福小。他们在寻找的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为此在任何时候想起来,福小内心都充满愧疚、温暖和感激。但在这个专栏里,福小发现最重要的信息是:大和堂要卖。如果把岸边高大的槐树、灌木和芦苇都忽略,站在船头可以在一两公里外就看见大和堂;这等于说,站在大和堂二楼的窗户前,若能将草木抹掉,

你可以放眼运河至无穷远处。在花街,包括东大街和西大街,开窗看见运河、出门走上船头的,只有大和堂。福小拿出手机,号码拨出之前又取消了。她从桌子底下抱出一摞《京华晚报》。

一个加班刚回的住户进电梯,问是否要帮忙,福小说谢谢,她准确地找到半个月前的那期《京华晚报》。半个月来她第四次阅读初平阳的上一个专栏:《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初平阳把一件琐碎平常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和深入。福小认为,这种事只有知识分子才干得出来。福小不是知识分子,高中毕业证都是假的,她甚至会在初平阳的专栏里遇到不认识的字词,必须回家查了字典才能彻底弄明白一句话的意思。偶尔聚会,她会和杨杰、易长安一起取笑初平阳的学术腔和八股调。不过看完这篇,她认为知识分子看问题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初平阳用6000字的篇幅逮着一个问题翻过来掉过去地说,直到让她秦福小也意识到,回忆和乡愁在她的确已经是重大问题。

很多年里,她拒绝承认回忆和乡愁。那是些什么东西?回忆是廉价的,乡愁是妥协,你怎么能身在远处心怀故乡?你可以在那里,或者走。问题还在于,它值得你牵肠挂肚吗?她从石码头上跳上一条过路船,为的不就是扔掉所谓的回忆和乡愁?

那个17岁的凌晨,薄雾从运河上升起,船老大和水手们要么刚从自己的床上起来,要么刚从花街上做生意的那些女人床上起来,他们一起背对码头仰天打着哈欠,准备抄两捧河水洗把脸就启程。

(未完待续)

## 去老万玉家

○张炜(连载95)

只能直截了当。先生此行只为解我倒悬,万分感念。不过先生仅吐出半句真言,未曾说出的才更为紧要,即要劝我弃义苟活,附逆入伙。既然如此,剩下岁月不过是空余躯壳,与死灭又有何异?”

声气渐渐高昂,再无沙哑。舒莞屏只觉一阵痛楚袭来,手抚胸部,再次探头盯住扁扁的身躯,呼道:“‘附逆’?先生如此看待河西?唔,原来这样!我不再费解和讶异了。您可知,特使曾不畏险阻,亲自去行营面见万玉大公,其情其景如在眼前。何也?皆因彼此心志相接,殊途同归。由此观之,先生潜入大营策动哗变,实为至憾之事,乃亲者痛而仇者快也!”

“总教习大人可知河东战事由何而生?当时既一触即发,又为何骤然停歇?再者,刚刚立足之革命军又缘何险遭覆灭?”

“愿听先生指教!”

“那让我据实以答。”他一手扶住床沿坐起,大口喘息:“新军两个兵营起义,官军西进计划即全盘废弃,遂讨伐义军。危急之时,义军与大公麾下如能联手迎敌,周旋山地,旗营及新军残部并无胜算。未承想河西毫无信义,营地将先是敷衍义军,进而与官军暗通款曲,毁诺弃守,致使义军腹背受敌,险些全军覆没,四百七十多位兄弟阵亡,血色淋漓触目惊心!总教习大人,我这里全属虚言,您自可从头追溯,一一求证。”

舒莞屏惊得半晌无语。他脑海中闪过北海战船,时急时缓的炮击,河东告急,整个大城池的紧张,以及最后迎来的训场庆典。他寻索言辞,说出的却是另一番话:

“先生或者多有误解,日后当会一一辨析。您如有过一些切身经历,与万玉大公及府上稍有过往,就能全然的悟。我想说,世间未有这等坚忍不拔和矢志不移的卓异,他们已捐出全部身家性命,无退路、无反悔、无恐惧!也许举义之路有血污,有恶浊,可先生断不可听信他人毁谤,更不可臆测,不可一言以蔽之!”

因为急切,以至于忘记了对面是何等孱弱之人。舒莞屏最后意识到过于声高了,随即垂目敛声:“实在对不起,先生。”他隐下歉意,像对方一样斜倚床榻。

可是对面的人听过这番话,竟摇摇晃晃站起,一手扶床:“是吗?举义?捐出全部身家性命?这就是总教习大人的肺腑之言?你想必见识了豺狼胆,还有另一些将军和都统,真的认为他们是‘举义’之人?不,‘举义’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切不可与‘匪患’混淆!以你之见识之心智,本能界定分明!大仁大志者不会轻掷大诺,撒弥天大谎!事实上,万玉大公的六大将军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他们个个恶贯满盈,为一切仁善之死敌!所谓‘河西’,那不过是谎言的代名词!总教习大人,愿你睁大眼睛看一

看,‘吃人’二字在他们那里居然不是比喻,至少豺狼胆刘通和老刀鱼范至这二位真的吃过人!他们劫掠无数,杀人越货,掳人妻女,还一手高擎‘义旗’!享用河西俸禄的总教习大人,我只有为你怜惜,只有椎心剧痛!时辰已近,后会无期,你我今夜作别罢,明日公子自可无憾离去了!”

对方结束长长言说,摇晃一下,仰跌床上。舒莞屏呼喊:“先生!先生!”他轻轻拍打,床上人微微摇头,不再言语。已到凌晨,舒莞屏浑身再无一丝力气,仰躺,难以入眠。

### 六

窗上透出光亮,舒莞屏发现对面的人已端坐床上。“总教习大人,天亮了,我要回自己那里了。就此别过。”舒莞屏跳起:“不,我们尚未谈完,我有更多话请教先生!”“抱歉,我已说完。”他欲要站立。这时屋门响了,兵士送入早餐。

对坐无言,茶已冷却。兵士进屋取食盒餐具,一直缄口的人说道:“送我回囚室去吧!”兵士愕然。舒莞屏用目光示意兵士离开。“先生,整整一夜,在下几乎无一刻安眠。我不敢疏漏先生说出的每一个字。可是,先生,能否容我再耽搁一点时间,说出心底的疑虑?”

(未完待续)



○陈彦(连载49)

安北斗突然接到传呼,要镇上所有干部立即赶到老鸦咀抢险救人。他正在两难中:“离开了,老温咋办?”温如风却直跟他说:“你也罢了,快帮忙去,毕竟是条命。我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说到做到。”

当他赶到老鸦咀时,已有人打着手电正到处找人了。

好在月光很亮,山崖倒是能隐隐看清。南归雁和镇上好多干部早已赶到现场,有人打着火把都下到沟里去了。

安北斗很快知道,偏斗摩托是叫驴开的,上面还坐着何所长和另一个干警。

这条沟他很熟,过去计划生育撵人时,有人躲进沟里,他下去找过。以他对摩托冲出公路的刹车痕迹判断,摩托不至于摔下沟底。他叫了朱武干说:“跟我走,从这儿下。”

果然,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已经摔散架的摩托。那个年轻干警是挂在树上了,从树上再跌下来,又遇见岩石上的腐殖质,只摔断了一条腿,处于半昏迷状态。

而何首魁浑身都是血迹,乌脸上划出了七八寸长的口子,血是半渗半凝状。他的脸长,有人也叫他何马脸、河马脸、蛤蟆脸的。总之,他的绰号有一长串。见不得他的人很多,怪名字也就过一阵冒出来。要是脸再长些,兴许这划破的口子还会继续延伸下去。他是半卧半坐着,看上去像是一个血糊郎鬼,挺吓人的。只有叫驴已经僵硬了,直挺挺躺在他的身旁。

何所长的脸上已全无表情。“何所,何所,何所!”安北斗连连喊了三声,何首魁才微微颌了一下首。

朱武干已经把那位年轻警察扶起来,并且在朝公路上喊人:“找见了,人在这里——!”他还用手电筒朝天画着圈。

“叫驴咋了?叫驴!叫驴——!”安北斗大声对着叫驴耳朵喊。

“他叫蒋存驴!”何首魁很是郑重地纠正了一下,然后说,“已不在了!”

安北斗又把叫驴的胸脯按压了按压,只压出一嘴的血水来,就说:“我把他先背上去!卫生院也来人了,兴许还有救!”说着就把人朝起拉。

“等一下。”

何首魁突然脱下了警服,虽然已被划得多处破损,但领章、警徽还都在。他把警服慢慢穿在了蒋存驴的身上,并且一颗一颗地扣好了纽扣。再把蒋存驴一只半睁着的眼睛,抹了一下,算是醒目了。然后,他才挣扎着,帮安北斗把人背了起来。

乱石嶙峋,枯藤丛生。月光下,哪儿看着都变了形。风再一动,妖魔鬼怪就都在朝安北斗不怀好意地勾肩搭背、招手致意。他心里直禀告:“存驴,我是在背你,别吓唬我啊!”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麻阴得突突乱抖,脚下也直发软。

蒋存驴在这一带基本算个恶人,谁提起来,都没半句好话,甚至是恶狠狠的诅咒。一些老人经常背后骂他:咋不翻崖摔死呢?今天果然是翻崖摔死了。把他背在背上,安北斗甚至都有点害怕那双老偷鸡摸狗的爪子,要是突然像电影《画皮》里那个鬼爪子一样伸出来,钢针一般扎进脖子,自己大概立即就毙命了。尤其是蒋存驴勉强挂在他肩头的长下巴——那下巴的确长,把他肩头啃得住住的,一走血一涌,端直就喷在了他的脸上,甚至还溅到了嘴里。血竟然是那么腥、那么咸,是一股铁匠和铜匠铺子的味道。难怪说人体含铁、含铜、含锌、含锰、含铝、含硒、含碘地含了十几种微量元素。他甚至还闻到了钙、钠、钾、镁、碳、氢、氧、硫、氮、磷、氯的味道,有些是田里用的,有些是生活中用的,他老婆在卫生院给人打吊针,里面好多味道也都含在药水中。人就是这些元素合成的,合起来难,散起来就像瓶子打了,突然洒一地,是真正的覆水难收。那些杂七杂八的味道甚至都在发臭了。

看来清明节真不是个好日子。

### 28 扫帚星

安北斗把蒋存驴勉强背到公路上,血水和汗水把他的衣服浸透了。卫生院两个医生和另一个护士都来了,但杨艳梅没来。没来也好,要是来了,见他这样,只会骂他傻x。过去也没少骂过。

南归雁见他累成这样,把他抱了抱,也算是主动化解了一下他们那晚不欢而散的尴尬。

两个医生和护士还给蒋存驴做了些抢救,但同时告诉南书记,人应该已经死亡快一小时了,随后给脸上盖了纱布。这时,朱武干和其他人,把何首魁和那位干警也弄上了公路。何首魁一瘸一拐地走到蒋存驴跟前,单腿跪下,掀起纱布看了半天,然后,把手中的大盖帽,端端正正戴在了蒋存驴的头上。

(未完待续)